



龍筋鳳髓判卷上



唐張鷟文成撰



中書省二條

鈔本十行廿三字

已上缺

此行起第四行

口口口口中書舍人王秀漏泄機密斷絞秀不伏款於掌事

張會處傳得語秀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大

事不伏科

召

鳳池清切鷄樹深嚴敷奏帝俞對敝休命邵為內史流雅
譽于周年苟作令君振芳塵於魏闕張會掌機右掖務在
便蕃王秀負版中書情惟密勿理須克清克慎慕金人以
緘口一德一心仰星街而卷舌温樹之號問且無言惡木
之陰過而不息豈得漏秦相之騎乘故犯踈羅盜魏將之
兵符自輕刑典張會過言出口駟馬難追王秀轉泄於人

三章莫捨若潛謀討襲理實不容漏彼諸蕃情更難恕非
密既非大事法許准法勿論待得指歸方可裁決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笞
三十徵銅四斤暹欵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徵
崔暹風神爽俊詞彩抑揚雅調踈通清音朗徹裴楷之英
姿肅肅朝野羽儀魏舒之容止堂堂群寮領袖自可曳裾
紫禁仗奏清規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芝泥發彩
宣鳳藻而騰文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豈容金馬之對
未被譽稱神羊之威俄聞奏劾罰金既罹於踈網辨璧無
捨於明珠過誤被彈止當笞罪不失事意自合無辜雖觸

凝霜理宜清雪

門下省二條

給事中楊珎奏狀錯以崔午為崔牛斷笞三十徵
銅四斤不伏

沈沈青瑣肅肅黃樞望重鸞司任光龍作掌壺負墜步頓
於是生光左貂右蟬揖讓由其動價楊珎門承積閥積德
榮重措紳趨左掖之嚴凝奏上臺之清切出納王命職當
喉舌之官光闡帝猷位處腹心之地恪勤之譽未出於丹
闈舛謬之術已塵於清憲馬字點少尚懼亡身人名不同
難為逃責准犯既非切害原情理或可容何者寧失不經
宥過無太崔牛崔午即欲論辜申申甲由如何定罪

左補闕陳邃司制勅知勅書有誤不奏輒改所改
之次與元勅同付法不伏

陳邃繆司綸紉忝掌樞機參詳蘭葉之文宣越芝英之字
拾遺補闕躡山甫之清塵獻可替否尋晏嬰之勝迹設令
魚魯紕繆理合上聞豕亥參差無疑下斷豈容斟酌聖意
加減繇言用寸管以窺天持小觚而測海未經上白輒敢
雌黃定字雖復無差據罪終須結正八十之杖自作難逃
三千之條理宜明罰

公主

二條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禮錢加長公主二十萬造
第宅所費亦如之群下有疑

校改本落三四

金機軋軋靈婺皎潔於雲間銀漢^榜亭亭少女逶遲於選位
故瀟湘帝子乘洞浦而揚波巫峽仙妃映高唐而散雨公
主穠華發彩薜萼延祥六珈玉步之辰百兩香飛之日三
公主婚鶴鸞接羽百枝燈燭光沁水之田園萬轉笙竽雜
河陽之歌舞玲瓏玉珮振霞錦於仙衣熠燿花冠點星珠
於寶勝飛輪鏡匣向滿月以開輪仙鳳樓臺映浮雲而寫
蓋弄珠分態江姊為之含嚔飛箭成婚天公為之顰笑肅
邕之制須異常倫築館之規特優恒典小不加大必上下
和平卑不凌尊則親踈順序先帝女之儀注舊有章程少
公主之禮容豈宜逾越

山陽公主為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汎浪咸池，七襄之駕，旣嚴萬金之禮，斯盛張教，勲舊切竊湯沐之微，滋實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時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惟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陶館之為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胡越可以正除，無德無功，昆弟寧容濫及，宜銓其器，識察其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御史臺二條

校改本○未詳

御史王銓奉勅權衡州司馬鍾建未返制命，輒干他事，解未陽縣令張泰泰不伏。

棲鳥之府地凜冽而風生，避馬之臺氣威稜而霜動，懲奸

嫉惡實藉嚴明，肅政彈非誠宜，允列王銓位參持斧，職在埋輪履暴勝之清徽，乘葛豐之雅烈，冠施鐵樹，貴戚傷心，花發繡衣，姦豪斂手，近辭端右，遠屆衡陽，聯翩紫蓋之峯，迨遞蒼梧之野，但御史推覈受委，非輕有罪，必繩無幽不察，神羊竦角，必觸邪人，隼鷲驚飛，先驅惡鳥，推鍾建之罪，特奉繇言，舉張泰之辜，無虧格式，正當直指，豈是輒干，准犯量科，宜從解退。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為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田順題

與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叅榮半刺，性非卓茂。

酷甚崔林鞭危寧咸以振威辱何夏夔而逞志嚴宣昔為郊尉

雌伏喬元唐西都尉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杜林侍御史御之位祁奚

舉薦不避親讎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

振白鷺之清塵糺黃魚之濁政貪殘有核實贓狀非虛此乃

為國鋤凶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鎰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

刑茲罔捨

尚書都省二條七口

左司郎中許鑑飲酒停制勅依問款稱遇霍亂不

得判署遂失機

鏘鏘會府掌北斗之機衡肅肅禮闈握南宮之樞奧是稱

仙宇實號文昌虞書典百揆之宗周禮統六卿之職許鑑

位膺列宿職綰通班錄總八座之繁司承萬機之要務端標

指影檢局虧違置和鈞糺繩稽失舉宏綱於烏網則萬

目皆張振脩領於狐裘則千毛自整兢兢戒慎尚有差違

翼翼小心仍憂失墜豈得不存恭肅自縱荒淫放曠鸚鵡

之杯淹停鳳凰之制恪居官次異文惠魏高柔字文恪之勤

公職務不脩同景山之中聖結依云霍亂未可倚憑滯失機

宜理從明憲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

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王隆忝沾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於斗儲官未階於尺本

鷄卵之饌雖避嫌疑鵠目之錢若為窺覘每受一狀皆取

雞卵之饌雖避嫌疑鵠目之錢若為窺覘每受一狀皆取

百文未申疵面之功翻起黑頭之患獵青鳧之小吏觸青

馬之嚴威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科罪頗涉深文宜據

六弊式明三典

吏部二條

吏部侍郎山巨源奏稱選人極多缺員全少等邑

之色書判不公詞學優長選號復少望請判事鑑

鏤詞理酸寒者雖有等級十選並放

六卿分職百官總已周開冢宰之司漢列尚書之位銓衡

萬國不易其人藻鑑九流若難斯任在魏則荀攸鑑識毛

玠公方居晉則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故能輪轅莫弃玉石

咸收不求備於寰中無滯才於天下宏詞碩學不積功勞

淺見狹聞多求等級祇如視肉之葷篋瑟莫分走骨之徒

狐狸詎辨食梅衣葛無以暴其寒酸咀

辛苦驚鳥累百不如一鶚之雄羊皮數千不如一狐之腋

鏤冰之子萬眾不可濫收畫餅之夫百選猶其堪摠自然

私謁之門塞公平之路開長聞振鷺之飛毋復促牛之謗

王峴山有策略解行兵選司補擬神武軍御史彈

不應置而置選部為首峴山為從並仰處分

峴山素閑武畧早習戎昭張良千里之謀陳平六奇之術

觀丁父鄧侔也楚王以為軍師李左車趙囚也韓信收其

兵計求賢為國進善無私壓強敵而振威容安國家而利

社稷徵雖要籍准法勿論量事應機據條尤坐更宜審鞠

方可裁科

考功二條

考功郎中呂訥奏比年奏考不求才行貪猥輩好
行賄賂請托多有使勤勞清慎之徒不事行昧例
應排擯若據部當攷便成失鑑若不收勞効又是
棄功請為安穩法

同力度德為政之大經明試以功經邦之上策三載攷績
芳塵振於有虞六府孔修懿範光於大禹故知激揚清濁
才行為先黜陟幽明勤勞是務呂訥含香禮閣染翰仙臺
覺朱邑之廉名知黃霸之尤異恐貪猥之吏政以賄成黷
貨之夫情隨利動贈金蛇於梁冀奔競無厭獻璧馬於虞

公驕淫不息遂令濁濫之士却在上流清慎之徒翻居下
等蒼蠅迷其黑白素匠極其丹青有蠹朝章深驚物聽試
可詢其政術察以廉能考殿最於錙銖燭妍媸於冰鏡自
然陳群攷課深明九品之宜嚴助恭勤尤奉三年之最

諸州貢舉悉有保明及其簡試蕪濫極多若不量
殿舉主或恐奸源漸盛並仰折中處分

進善匡國先典攸高求賢審官前王所重或學兼馬鄭蘊
萬卷於胷中或業亞楊班色九流於掌內總斯羣藝乃應
賓庭豈得舉不求才惟力是薦貢不求器惟昧是聞徒招
畫餅之譏終致舉肥之謗菟絲燕麥竟是虛名草狗泥龍
終非實用雞冠比玉乍可依佈魚目叅珠曾何髣髴貢人

不充分數舉主自合徵科法有常刑理難逃責十條

大理斷恭為首整為從恭不伏內詳

止戈為武靜亂之嘉謀致果為毅安邊之茂軌疇庸命賞

將酬犬馬之功書勞策勲用答鷹揚之效祁元恭奸回是

務逞狙詐於千端徐整乾沒為懷縱狼心於百變勲隨筆

注官逐賄成將此白丁掉名黃綬雖復龍蛇共澤善惡斯

殊終是雞鶴同群是非交錯整行詐業恭受偽勲兩並日

拙為非一種雷同獲罪執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貸

求求者元無首從

前屯營將軍游最犯賊解官乃於懷遠軍放勲至

上柱國司勳郎中崔作奏最犯名教不合加勲左

丞批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

游最素閑武畧早習戎昭輕述爪牙之功恭當心膂之寄

不能恪勤在職慮慎當懷俄擔張武之賊遽罷絳侯之職

退從里閤屏跡邱園却掃長門開閉無事舊時廷尉徒有

箴於故人昔日將軍終見訶於醉尉因茲結憤展効邊荒

申勁節於龍城蕩妖氛於雁塞蒙輪競進拔距爭先將宣

百戰之勲以贖九章之罪郎中以往愆名教功未可收左

丞以今振其威勞堪補過曩雖貪財好色未虧吳起之名

盜嫂受金不掩陳平之智海浮小芥詎玷洪波玉隱微瑕

何妨美寶如愚淺見收錄為宜主爵二條

主爵員外郎梁瓌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勞御史大夫李加嘉為佐命功並妄爵也請皆追奪

疏茅建社尚書剪桐開國成王剪桐為珪戲隆定鼎於

昌基成王定鼎茂勤王之令典勤王納公侯珪組百代相

仍組綬也公執桓帶礪山河千秋不絕漢祖誓曰太始祇

如吳鄧四縣東漢之功臣後漢封吳漢蕭曹萬家西京之

佐命高祖莫不甘棠教化光宣邵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

將軍之氣馮異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之勲李加謀不出凡詎展饑鷹之效春秋曰玉猶無功而祿不可厲勲

臣無德而官如何獎朝士昔豕突命賞偽新於是覆亡漢

莽篡天下以死因為兵擊匈奴羊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號豕突猛勇加以厚賞官職並為爵人失叙錫土無綱宜遵操斧

之柯豈踵覆車之轍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告不合承

父昭子穆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遠祖之萬代相因之

道若骨肉無爽鴉鳩之美克昌鴉鳩有純之德養七子血

屬不同螟蛉之子何寄王暢名參驍衛職綰羽林俄纏風

燭之災近絕烝嘗之嗣棄其庶子收彼姪男意既不保其

家神必不歆其祀故荀顛令君子之子珠玉相輝韋元成

丞相之苗芝蘭遍茂枚臯孽子不廢光門裴秀傍生無妨
貴族晉裴秀清俊母單賤大母每令進食於客客見之皆起母曰賤人也客曰當為子故大母知之竟不復使
三鱸之寶銀黃所以挺生後漢楊震有公鸛皆佩銀黃也
貂之門金紫於焉間出側男自須紹胤猶子不合承宗詐
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改正

戶部一條

戶部侍郎韋珍奏稱諸州造籍脫漏丁口租調破
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依問考使皆言春疾疫
死實多非故為踈漏

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莫不
織成都邑編緝忙黎設九土之綱維成四方之管轄班固

申犬牙之制疆場綺分西都應璩論馬齒之規井田鱗次

戶標九等俱陳萬國之圖人有上等中人有十倫並掛三年

之籍人有十倫上從王公下至輿臺豈容丁口脫漏任意踈遺租調破除

恣情抽減遂使厥庾頓乏帑藏皆空軍興於是缺支國用

由其不足付法科罪仍敢薄言依問款詞咸推違厲否終

則泰造化之常圖福謙害盈幽明之極數魏文帝脩書永

歎念親故之凋亡劉孔才矯制徵兵促黎元之殘喪存臻

不息僵弊相仍遽利離人符多編鬼錄生者固疑存拊死者

難以執留災疫不拘案宜從記

校改本句去未詳 工部一條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

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是細
絹擬貯官庫

趙務鳴鶴登朝含鷄伏奏漢儀尚書郎含轉筋之敏未見

稱奇西京雜記曰曹元禮善算也聚米之能無聞播美馬

謂曰虜在吾目中矣張蒼之善算國用詎肯留情馮勤勤之

巧計軍儲曾何介意迥長作短異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遙

殊顧談之屈指蒲陝之布却入漁陽幽易之縑返歸關隴

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緊獨無也細縑

稱以納庫麤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買怨

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費倉

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極為裨益未知可否

冰霜凜冽白壁不可以禦蓋形水旱災危黃金不可以適口

故饑者念食不崇抵鵲之珎寒者思衣不貴靈蛇之寶珍

臺閒館不可以無饅而存金城湯池不可以無粟而守祗

如給祿給俸具在朝章准階准官俱編甲令豈容謫佞之

輩曲路邀名趨競之流僻塗生巧窺測人主汲黯由其面

折割剥黎元桑宏以之腰斬我國家咸有一德法無二門

動必依繩言不踰矩比成王之制度令出惟行則大舜之

溫恭朕言不再胡敬識非稽古學未知今作聰明而亂舊
章恃薄才而隳正法南山之峻寧資覆篲之饒東海之津

倉部二條

何藉操觚之潤請仍舊貫無替前規

滄瀛等州申稱神龍元年百姓遭水奉旨貸半租
供漁陽軍許折明年又遭澇免無租可折至三年
百姓訴州以去年合折不計百姓不伏事

滄瀛等州頻遭水澇泥牛轉盛甯沛成河石燕爭飛霖霖
變浦湧當時奉旨令貸半租此日蠲科仍聞訴款准旨有明
年之語據條無三年之文以此狐疑莫能龜決明年復澇
乃是折空後歲總徵元無折處菅蒲去蚤蝨而蚰蜒竟來
礮石止齟痛而牙根遽折所益全少所損愈多徵一丁之
半租招百姓之深怨是則國家之信不及於豚魚王者之
仁不流於行葦得原失信文公之所不為獻鼎棄言展季

由其未許有家有國乍可去食而去兵大車小車不可無
輓而無軌譬如洞庭之嶼彭蠡之湖添隻鴈不為之多失
雙鳧不為之少貨藏天下何必前徵而後徵物寄人間終
是楚弓而楚得元貸未折許折還徵渙汗發而却收絲綸
抽而復返四方取則百姓何憑政在養人理從矜折

禮部二十六條

禮部奏海州奏朱鴈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廟

二項俱無空信州中未知合附以否

典朕三禮大舜委於姜尼

伯夷也

分勅六卿成王任於

宗

伯

建茲歲首實曰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地
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岐州俯隣

八水斜瞻鷺鷥之峯海部近控三山廻瞰鯨鯢之穴陳敬
所奏瑞鴈翻朱薛泰中文翔鸞孕素龍丹霞於日羽晃若
朝輪晶白雪於霜毛皎同秋練既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
跡於雲空察人形於冰鏡刻猿猴於棘刺尚且見欺說蠶
繭於天宮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繫風如何
薦廟管窺其事案記為宜

于旦奏孝門舊多偽作祥瑞並請破孝門勒從課
天地所生人為萬物之貴人倫所重孝為百行之原昔傳
曾閔之名今有荀何之譽孝通厚載則白兔呈休孝感圓
穹則丹鳥結慶于旦巡省風俗敷暢皇猷未聞沮勸之方
遽表澆浮之跡舊家旌表今請剔除詐濁不逮於詐清慕

善猶逾於慕惡豈可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
孝卽疑孝者之非孝蠻貊之國尚或難容父母之邦如何
自處靡聞大體好訐微疵事旣不然若為通允

祠部二十七條

祠部郎中孫佺狀稱往年度人多用財賄遞相囑
請元無經業望更銓試不任者退還本邑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人之所崇惟仙與佛伏自恆星夜竇
吉夢宵傳旣脫紺象之蹤爰開白馬之寺明須慈悲結慮
忍辱凝懷坐鷓珍以勤誠護鵝珠而守戒指法場之門戶
豁爾天開導智海之波瀾渙然冰釋如此之行業乃出塵
囂豈容闡提末品沙彌淺學不精不進曾無羅漢之因行

囓行昧翻習檀施之業四分十誦本自面牆六度三明舊
來膠柱為難為鶩玷鷓樹之清風如虺如蛇穢龍宮之妙
法銓擇偽濫解退為宜

大雲寺僧曇暢奏率僧尼錢造大像高千尺助國
為福諸州僧尼訴云像無大小惟在至誠聚斂貧
僧人多嗟怨既違佛教請為處分

泥洹歸靜涅槃入寂法初不滅故現滅以歸空道本無生
故因生而不用十大弟子憶妙覺之微言八部龍王禮如
來之雙足象牙塔廟刻畫真容牛頭旃檀雕鑄寶相祇欲
垂儀設教豈以廣大自然自矜抽道俗之筋髓晤凡庸之耳目
論其壯也釋迦文之清液納海吞江語其高也盧舍那之

形像包天括地乃法身之自在匪人力之堪為赤燖似彈
能燒萬頃之波破白月如盤獨耀四天之下大鐘千石藉小
木而方鳴高屋萬間待微燈而破暗心方一寸經營宇宙
之先目濶數分歷覽虛空之外何必大者則聖小者不神
此頑僧之褊情非達士之深見佛在虛廊之上不居空木
之中何用聚怨為形斂悲成像大推初意定是不然小人
之言宜從案記

主客二條

鴻臚寺申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處綾錦及弓
箭等物請市未知可否

一人有慶四海無虞萬國於是星馳八方由其霧濤烏孫

合種咸鴈集於鴻臚犬族振群並蜂歸於蠻邸眷彼茅宇
開此藁街既崇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祇如土蕃使者
實曰酋豪蒙遜義渠之苗禿髮烏孤之族占風入謁越駝
領而輸誠就日來朝隔驢山而款納觀鶴綾之絢爛彩映
冰霜觀鳳錦之紛葩光含日月彎弧六合犀角麋筋勁箭
三成星流電激聽其市取實可威於遠夷任以私收不足
損於中國宜其順性勿阻蕃情

波斯崑崙等船到擬給食料已前隱沒不付有名
無料虛破官物請停

扶南雜種安西諸國跨險憑危梯山航海飛艎走浪望海
島於三休大舶參雲指麟洲海島萬波象郡萬舶爭先

烏遊賊滿山刑人半市督郵密興於私門賢者聖
人尚潛行於暗室飲得何負徒發孔融之譏淫具未除終
獲簡雍之誦利存禁酒之法害遠鬻酤之家楚國亡猿禍
連林木吳宮之燕殃及樓臺所喪全多所存詎幾理貴崇
乎梗槩政無伺於禁虐虛位人之方居斯而已

兵部一條

兵部奏默啜賊入趙定却取幽州居庸呈出都督
梁亶牢城自守不敢遮截請付法依問得款古之
用兵全軍為上亶既全幽州城不合有罪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在祀與戎國之大事皇天震怒發雷
電以申威王者矜殘用干戈而肅令蠢茲日逐蕞爾天驕

合種咸鴈集於鴻臚犬族振群並蜂歸於蠻邸眷彼茅宇
開此藁街既崇三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祇如土蕃使者
實曰酋豪蒙遜義渠之苗禿髮烏孤之族占風入謁越馳
領而輸誠就日來朝隔驢山而款納觀鶴綾之絢爛彩映
冰霜觀鳳錦之紛葩光含日月彎弧六合犀角麋筋勁箭
三成星流電激聽其市取實可威於遠夷任以私收不足
損於中國宜其順性勿阻蕃情

波斯崑崙等舶到擬給食料已前隱沒不付有名
無料虛破官物請停

扶南雜種安西諸國跨險憑危梯山航海飛艎走浪望海
島於三休大舶參雲指麟洲而一息鳶波象郡萬舶爭先

游琅嶠千艘競進

烏遊賊滿山刑人半市督郵從事猶密興於私門賢者聖
人尚潛行於暗室飲得何負徒發孔融之譏淫具未除終
獲簡雍之誦利存禁酒之法害遠鬻酤之家楚國亡猿禍
連林木吳宮之燕殃及樓臺所喪全多所存詎幾理貴崇
乎梗槩政無伺於禁虐^虛位人之方居斯而已

兵部一條

掖改本落十九

兵部奏默啜賊入趙定却取幽州居庸呈出都督
梁亶牢城自守不敢遮截請付法依問得款古之

用兵全軍為上亶既全幽州城不合有罪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在祀與戎國之大事皇天震怒發雷
電以申威王者矜殘用干戈而肅令蠢茲日逐最爾天驕

苞玉塞以疏疆控金微而作鎮韋韞毳幕射多鼯鼠之夫
羶肉酪漿俗負乘羊之貨鳩臬萬路馮凌燕趙之郊狐兔
千群撓亂并幽之地梁亶忝司金鼓謬掌銅符既典軍容
兼知州務理須擊蛇作陣列鷄為軍驅貔貅而掃蚩尤縱
熊羆而撲獫狁山陵向背握元女之靈符日月虛空操黃
公之祕術豈得拙於對寇怯於用兵擁堅甲以自防坐重
城而固守不存邀截故縱奔馳脫朔鳥於高林送遊魚於
深水無心捉搦鳩挂網而還飛有意寬疎鼠入橐而重出
空執全城之語縱貽慮敵之辜宜據刑書准條科結

國子監四十三條

監尹勤奏學生多無經業舉送至省落第並請退

還本邑以激勵庶望生徒進益

大學小學遵師而敬道上庠下庠欽賢而貴德稽山之竹
資括羽以宣功崑岫之珍待琢磨而為器東序西序離經
辨志之源小成小成溫故知新之地積川為海蛟龍魚鱉
處其中積土為山鸞鷲鸕雛翔其上學而從政罔不由茲
學古入官其來尚矣祇如每年貢舉先有成規登上科者
高步於龍門落下第者退飛於鷄路蹶足之馬尚想造途
失晨之雞猶思改旦庶使鴻飛海浦仍懷漸陸之期鶴唳
霜臯尚有聞天之望豈得一回試落便弃前功善誘生徒
却將未可昔蘇秦十上豈曰無才主父八條何妨有用尹
勤西塘教首北海儒宗應知三絕之勞頗識百篇之訓隨

藍改質實藉招攜題竹書名良資教授寧有弃古人之糟粕頓被踈遺受新生之束脩頗為改換所請無理狀涉有情未可舉科且宜從記

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搥鼓申訴准試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劉仁軌青襟衫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奉之五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弃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序有司試策無晁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斂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強肆情搥鼓狀稱問頭付晚策自難周銓

退者卽恨獨遲簡得者不應偏早訴者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多冠奏劾自合甘從鳥喙無冤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少府監二條

監賀敬盜御茵席三十事大理斷二千五百里敬不伏云其物雖部分未進不得為御物

隱隱外藏掌其山海之資沉沉少府職在瓌竒之貨瑇瑁象牙之寶萬里雲奔珊瑚馬腦之珍三邦輻湊百萬錢之重寶實表貞廉二千石之崇班方求清素薛重宣之材茂行潔乃應斯榮王觀之守法不移方堪此任賀敬挈瓶小智

荷蕢庸才謝楊阜之公清非孔融之朗悟祇如桃笙象篔
擬進乘輿翠被鷓鴣咸共御用豈得外為鼠盜內縱狼貪
未聞匡鼎之賢已陷敬聲之譴赤衫之席輒入私家文裕
之衿擬移公室盜物數逾三十斷流遂越二千理合甘從
仍懷苦訴款稱物雖部分未進御前執此曲途深乖直道
但供奉玩好奏進珍奇監當各有司存擬進便為御物何
必要須入內方可為偷法有正條理須明典

府史杜元掌造金壘遂盜一枚鑄敗為酒器斷絞
不伏云東玉未進合准常盜不合死

傳國之寶有道必資式開瑞象之文祇啓祥麟之享白玉
為檢映犀紐以分輝黃金為繩瑩龍緘練而動色既施寶玉

復假金銀封以青布之囊帶以彩組飛雲之綬杜元一介庸瑱

千載寒微馳策十年之門始預九流之選理須恪勤匪懈
守孫賀之曹夙夜在公奉常林之教豈得小心之譽未出
於階庭大懟之蹤已流於臺寺創茲六壘輒盜一枚遽殘
螭角之輝翻作梟蹄之用方寸妙篆奄就爐銷五字靈文
俄從灰壞量其犯狀罪不容誅語其刑名死有餘責既投
無赦之律合處不敬之論禹泣既不原辜湯祝如何免罪
宜從絞坐以肅朝章

將作監四十五
二條

大匠吳淳掌造東都羅城墻高九仞隍深五丈正
屬春時妨農作百姓訴至秋收後淳自求功抑而

不許御史彈非時興造付法不伏

九卿分統漢朝開土木之官百工惟明周禮置梓材之職

斧斤動役測之以寒暑版築興功揆之以星日以人從欲

傾宮就而紂亡以欲從人露臺休而漢盛左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

舊跡建都河洛起役伊瀍百堵所以雲興九仞猶其岳立

奮簣魚貫強脊者使之負土歛杵鴈行長脰者令其踏鍾

優旃欲漆之郭雖復難周張儀覆錦之城於焉易就九重

之邑無勞走馬之形萬家之都自有卧龍之異理須候隙

啓閉務在從時下不奪於三農上不虧於八部鶴鷓遷木

殊非濬洫之辰戴勝降桑豈是營都之日寧有自求微效

廣弃人功既廢春疇宜從霜典

少匠柳佺掌造三陽宮臺觀壯麗三月而成夫匠

疲勞死者十五六掌作官等加兩階被選搥鼓訢

屈二千八百國王者以列郡分州三十六所聖人有離宮別

館鵲宇御月共五柞而連陰龍臺造天將九華而接影三

陽地鄰崿坂境帶嵩邱斜瞻玉女之祠近瞰井公之傳爰

茲勝壤聿啓深宮取酸棗之前基採棠梨之舊制柳佺職

維經構位掌籀樞拱木儻於林衡筌摹授梓匠援於繩墨鳳池青

鎖參差鴈齒之階鸞庭綺窓錯落魚鱗之屋璇題耀日聳

瑤瑁之金椽珠網懸星洞琉璃之寶閣似玉彬之勤苦自

覓封侯匪魏霸之憂人怡然受辱樂仲華省有貴之譽未展其能伯真士卒之先罕聞其効壯麗則論功極太勞役則死者還多勤勞補拙而有餘功過相除而不足人未疲而事就乍可論優大半斃而宮成若為徵賞加階放選已見偏矜槌鼓自強何為淺見輒驚聖聽不得無辜法有正條理

宜科結

四十六

水衡監二條

五月五日洛水競渡船十隻請差使於揚州脩造須錢五千貫請速分付

水衡列職池苑分曹既知遊觀之娛兼總鑄錢之府河隄謁者服彼山冠都水使司佩其蒼玉亢登舟楫肅掌陂池

陳勰之績既深主延之效斯重斗柄停午律中蕤賓葛亮涉瀘之時田文始生之日續命之縵漸染成風辟兵之繒因循不絕朱絲約粽變成南楚之宜紫艾禳災大啓中州之俗翦鸚鵡之舌必是能言收鳥鵲之腦自然懷戀爰因此日競渡為歡蘭橈鳴鶴之舟桂棹晨鳧之舸鴨頭泛濫與青雀而爭飛鷁首參差共飛龍而競逐黃頭執棹疑素鱧之凌波白衣揚橈搖類蒼烏之拂浪競渡所用輕利為工創脩十隻之舟費直五千餘貫金舟不可以泛水玉楫不可以乘湍造數計則無多用錢如何太廣玩物喪志所寶惟賢豈將有限之財以供無益之費所請非急未可輒依水工鄭國狀請決漢水直山鑿山通道至伊水入

路須夫五百乃運江淮租極便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順性則易從違方則難理祇如漢江已北伊瀍之南巖嶂峭崿以造天崗嶝嶒而括地層峯切漢飛鳥迷林絕壑窮幽奔豹失路探深泉之月兔罕有其功捉高標之日烏未聞其可后稷之播殖九穀不能使苗稼冬生夏禹之引決百川不能使江河西注鄭國才非識古智未趨今乏袁敏之多能謝鄜長之博覽進不量力退不省躬逆地勢而開山絕天真以決水區區淺見輒與造化爭功瑣瑣庸情擬共陰陽競氣銜枚塞海為壘已深捧土填河在愚彌甚妄為勞役虛費人功既貪罔上之條合處欺天之罪審問情狀方可論科

沙苑監

四十七條

鴻臚寺狀稱默吸使人朝宴設蕃客沙苑監李秀供羊瘦小蕃使咸怨御史彈付法

滔滔

碧

海萬穴於是朝宗隱隱黃樞百靈由其納款長城

絕地高關凌空包玉塞而為險控金微而作鎮龍荒景促則飛雪千里龜林泛塞則木皮三寸韋韞毳幕人傳食鼠之風羶肉酪漿俗染乘羊之化恃狼居而跋扈臺號單于處馬坂以挺袂地名光祿千里辨髮望夷邸而爭趨五月披裘瞻洛橋而下拜聖朝仁以接物德以和人矜其屬國之情待以蕃臣之禮李秀職編沙苑位縮牧司輒隱肥羊翻將瘦牂一半供國罕見滋繁三百為群如何檢察羸肌

薄義供旦飲而難充瘠骨穿皮濟晨炊而無用主薄之號
空覩其髯大夫之家獨留其舌遂使賢王結恨耻大國之
風輕驕子相嫌鄙中州之禮薄憲司彈劾允合公條大理
科繩固難私縱

正月朔旦祭南郊沙苑副監劉璫狀云方今遵崇
釋教其羊料請減庶望國家有福慶祚綿長太常
執奏祭天事大不宜降禮

銅澤應序玉律調年暢彼三微均茲四杰中和之職節初
元於鳳笙司歷之班分上序於虵箭獻鳩發歲放雀名辰
盤薦五辛家承百福磔雞牖上迎媚景以禳災懸羊戶間
應和風而助杰椒花起頌餞故迎新柏葉傳杯迎暄送冷

愛茲勝景方申藉藉之儀敬以吉辰允迪燔柴之典劉璫
識非經遠智謝鉤深蘊雜草之庸才懷守株之小見請禁
屠於齋月望省料於郊天欲崇釋典希延慶祚但五帝三
王之代內教猶尤潛二莊兩明已來真如始迄已前無佛不
廢裡宗今日祭神如何減省重人賤畜先哲之格言敬地
尊天明王之令典棄而用太尚有前譏爾愛其羊能無后
誚邪情既虧正道小惠終亂大謀並付所司各依前式

苑總監四十八
二條

秦

奏新安穀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百姓吞將作數

請收入苑百姓不伏

伊洛漣澗八溪九谷之津少室嵩高五岳三塗之險邵公

相宅灼龜墨以定王畿光武建都因鳳集而成帝業濯龍
芳苑寶蓋交陰走馬交衢金錢滿埒移門曲榭從來別館
之基壽永安寧舊是離宮之地眷茲穀水俯瞰神州斜連
四會之郊迥控兩京之路都人接畛桑棗成林逆旅分區
閭閻撲地雖其原是苑內不合輒訴人居四邊皆有業恒
百姓若為吞併天田大小先有規模御圃短長非無制度
文王百里之園不以為多齊宣四十之園猶嫌太廣利人
之與利國相去幾何施人之與奪人失之彌遠何惜數頃
之地頓傷百姓之情如愚所裁宜依舊定

上林監楊嗣請增置宮館於上林中御幸遊戲畋
獵所詣即上下輦咸宴整勞永逸永久安穩

八川浩蕩控丹水以疏津九嶺參差繞黃山而作固相如
健筆高談上苑之芳子雲清詞盛述長楊之麗露寒鳩鵲
之觀古跡仍存宜春屬王之軒餘基尚在儲胥朽詣便開
御幸之塗清暑甘泉實曰微行之處探峯巒於漢制侈未
及奢因林光於秦餘儉而不陋何必廣開禁禦虛費人功
優旃發使鹿之譏張昭有射彪之諫大誇宮館外取笑於
由餘廣設繚垣內興嗟於貢禹楊嗣諂諛佞士輕薄邪人
矜奔競之褊懷昧公方之大體奉聖君於堯舜善跡無聞
陷人主於桓靈醜聲先著鎮之以靜則俗阜財殷撓之以
煩則政荒人散不應言而言上法有正條不應為而有為
刑茲罔赦宜從貶論以肅朝綱

內侍省二條四十九

本省狀稱寺伯蒙天建植性謹厚薦達賢良處事清勤惟知內外糾察必望百司清肅

在天懸象天垂官者之星在地標儀地有閣人之職莫不謹房室審宮閤既隆內宰之班實掌中門之禁以其體非全氣烈性實專良中常侍啓之於前大長秋建之於後金璫銀璫之貴光耀紫庭左貂右貂之榮寵盈黃闥蒙天建職忝承卷位典長門出入後庭驅馳卧內專謀靜慎比鄭衆之元勲勤心納忠方史游之補益舉能不倦繆賢之績尤彰進善無私曹騰之譽斯足省司稽其植榦兼以行能久叅內侍之雄清肅外曹之職但逐鹿之犬必無捕豹之材擊鴈之鷹豈有追鵬之力卷伯興刺周道所以淪胥閣豎弄權漢風由其大亂壞商鞅見任趙良寒心同子驂車袁絲變色骨鯁之士足以糾正朝儀刑餘之人豈可參謀國事其言不次無理告知

侍內史元淹心狠貌恭善柔成性兩京來往威福甚

高金帛祇承則妾於延譽迎候失行輒加鞭撻

元淹佞幸居懷諂諛成性同豎刁之狡獪翻覆邦家類伊戾之猖狂動搖州郡回天轉日之勢况此猶輕城狐社鼠之威方斯未甚有恭石之巨壺濫奉前規無管勃之奇功叨居近習往還三輔威福甚高去來兩京風霜極烈苞苴未入墜以黃泉之深賄賂潛通招以青雲之上鞭笞士子

耻辱官僚犬羊披虎豹之毛燕雀假鳳凰之翼豈可濫班
九掖點穢累惡宜可投諸四荒以禦魑魅馳驛速發無俾
少留谷下所司即宜催遣

龍筋鳳髓判卷上

龍筋鳳髓判卷下

脩史館二十五條

唐張鷟文成撰

監脩國史劉濟狀稱脩史學士李吉甫多行虛飾
不據實狀有善不勸有惡不懲得財者入史無財
者刑削褒貶不實非良史之體

觀龍演卦未聞記事之書學鳥為文始立載言之典平林
鬼哭經籍所以鬱興中山兔悲翰墨由其駿發紀功紀過
沮誦肇之於前繫月繫時遲任蹤之於後莫不懲惡勸善
激濁揚清千載覩其昏明一字成其褒貶吉甫提油藏室
握塹詞林遵直筆於南史跨高蹤於東觀理湏抑揚訓誥
斟酌典謨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退不隱惡慕周舍之堅貞

進不虛美追揚雄之故事何得文隨意曲筆逐情偏非左
氏之三家有劉公之一弊密會王道之輩聞而不言潛濟
生人之徒捨而不錄阿附宰相貴虛飾以佞一時謫事明
君尚虛名而誇六國貪迷冠冕遺衛霍之元勳競叙婚姻
忘良平之上策有青鳧之錐則倍事揄揚乏黃鳥之金則
輒加刑削就腐刑於漢室便作謗書司馬遷犯罪請就腐刑以脩史記懷恨三
帝紀多缺後漢欲法蔡邕為漢史時司徒王求斛米於梁
尤曰武帝不殺司馬遷流謗言於今遂殺邕
州輒成佳傳陳壽謂丁梁州曰君可以千石米麥毀譽在
已高下由心異班彪之正色乖董狐之直道有奸雄之性
無良史之才徒紊國經宜從屏退

著作郎楊安期學藝淺鈍文詞踈野凡脩書不堪

行用御史彈才不稱職官失其人掌選侍郎崔彥
既虧清鑑並請貶退

著作之司藝文之府既藉賢良實資英俊自非干寶贍學
無以措其鋒穎孫盛宏詞詎可塵其簡牘安期才無半古
學未全令性無異於朽木文有同於弊帚畫虎為犬踈拙
有餘刻鳳為雞庸才何甚文詞蹇鈍理路乖踈終取笑於
牛毛徒自矜於鷄口崔彥位忝藻鏡職掌權衡未分麟鹿
之殊莫辨臬鸞之異投鼠尸於王府有穢竒珍擲魚目於
珠叢深輕寶物璧士之追蹇兔罕見成功盲人之配瞎驢

自然俱敗選口簡要祕局清高理宜放還以俟來哲

龍筋鳳髓判卷下
金吾衛二條
五十一
張鷟文成撰

左金吾衛將軍趙宜檢校街時大理丞徐逖鼓絕
後於街中行宜決二十奏付法逖有故不伏科罪
中尉掌微起自秦朝郎將_司街行於漢制禦曹執草彫輪
光紫陌之前武庫禁兵緹騎拂紅塵之外彎弧壯月肅肅
盈衢挺劍含霜輝輝滿路辛慶忌之威重乃應斯榮漢光
武之微時猶欽此職趙宜名參列_校務總戎昭躡賈復之
前規追冠恂之舊軌乳虎之號響溢於京畿蒼鷹之_名聲
充於輦轂既而鯨鐘隱隱路絕行人鶴鼓藜藜街收馬跡
徐逖躬霑士職名屬法官應知玉律之嚴頗識_鈞陳之禁
豈有更深夜靜仍縱轡於三條月暗星繁故揚鞭於五劇
前途尚遠歸望猶賒未侵豹衛之司忽犯獸冠之吏既_缺

瓜田之慎便招楚撻之羞付法將推狀稱有故但犯夜之
罪唯坐兩條被捉之時曾鞭二十元犯已從決訖無故亦
合停科罪既總除固宜從釋

右金吾郎將韋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
決四十禁經一月忽男於左臺云咆哮無上下禮
韋謙五_陵貴緒三輔名家忝司陰識之班謬總朱浮之任
不能恪勤守職廉慎當官未懸主簿之魚頻窺亭長之肉
貪婪之性無愧於惟鷄饕餮之情有同於相鼠庖丁之宰
屢被侵欺朱亥之門恒遭刻削徐李才之耿直詎肯庶幾
韓安國之疎通曾何仰止馬防名德雖未可追崔琰芳聲
去之匪遠天津橋內實歸左衛之麾清化坊中豈是西曹

之管越司侵職自有正條不合筭考非無舊式依檢騰凌
無驗厭未可全科設令咆哮不虛止從凡鬪宜從犯狀據法
論刑

左右羽林衛五十二條

本衛狀頃者內有警急羽林將軍敬偉不避危險
斫門斬關誅鋤逆賊肅清宮禁元功盛勲合加旌

賞

期門騎士五營驍健之士羽林孤兒六郡良家之子既兼
都尉實號嚴郎甘延壽之武勇傅介子之趨捷如豹獷烈
莫之與爭如鷲衝飛死而無退自非鄧彪貴冑竇固名家
豈可濫廁戎麾叨居武禁頃者鷓臬反噬蜂蠆成妖釁發

牀蓐之間災生肘腋之下虹穿白日星孛紫微時驚觸瑟
之虞遽有獻圖之變敬偉不承制勅輒入宮闈騎列青規
兵交黃屋犯龍苑之禁尚拱嚴刑斬鹿門之關猶思干紀
豈有白鵝飛閣列闔長驅元武仙樓衝扉直進侮弄兵器
震動乘輿論功雖則可嘉議罪便當不敬以勤補拙終過
重而勞輕以力酬憊即罪大而功小何者經綸祕筭不忤
於密圖君臣恒宏規理存乎大體故勃鞞斬袂晉主納其忠
管仲射鉤齊桓任為相怒封雍齒勸一志於人臣泣斬丁
公懲兩端於軍將鄢陵述命竟守前榮里克施恩便招后
謹春秋之明誠今古之崇規勞不足稱罪宜先結
又田達當討救之際索馬不與拒門不開覆奏往

來宜失機速合處極法不伏

田達襟神勁烈志節堅貞天子之腹心皇朝之牙爪雞鳴
高樹風雨不易其音麀尾長松冰霜不改其操一兵一馬
咸待竹符門閉門開皆憑木契循環覆奏務在從真倉卒
輒來焉知非詐薛廣斷鞅情發於衷邗惲拒門意無非惡
一心可以事百主百心不可事一君苟不踐於斜途固無
虧於正道衛綰敦實謹厚見稱王陵朴沉真專可尚宜除
舊過不奪前班則沮勸有歸政刑無失

左右衛五十三條

左衛狀稱駕幸西京訴事人梁璫衝三衛仗遂被
翊衛張忠以刀斫右臂斷璫徒不伏

肆觀群后列聖所以乘時五載一巡明主以之順動周穆
八駿車轍匝於寰區夏啓二龍騎跡光於寓縣漢家簫鼓
屢向汾河魏帝鳴鸞式臨譙郡皇上俯從中路幸望西畿
萬騎皎而星羅六軍發而雷動江騰海運擁列缺以前驅
霧集雲屯命蒙公而啓路張忠家乘積閹業盛良弓非無
大樹之榮實有小棠之蔭公侯圭璧百代相仍帶礪山河
千齡不絕腰鞬紫闥方申禦侮之勞荷戟丹闈式展干城
之效下缺

左右千牛衛五十四條

杜俊對仗遺箭於仗內御史彈付法

杜俊幼乏過度少虧函丈濫荷苴茅之蔭叨居蘭桂之叢

故得佩鞞龍軒腰鞵鳳闕不能翕肩斂氣對黼帳以兢魂
俛首曲躬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之心
侍奉天威敢縱胡盧之笑盧掩口胡石慶謹厚未著於朝儀
鄧通驕淫已塵於國典不恭之罪付衛石碣以懲科無禮之
徒從日磔而訓戒漢金日磔見子戲於殿上雖仗內落箭
未見遺弓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罪俱發自合從重而論
一狀既輕不可累成其過

左右監門衛五十五條

衛狀稱揚州貢大人魯敬身長九尺力敵十夫配
上押門免麤醜酒不堪宿衛請退還本邑
銅街八會開十二之通門金城九重列三條之廣路嚴扃

設禁隨日月之昏明秘鍵凝規順陰陽以開闔龜鋪掩映
對金馬以翻光鸞紐參差間銅人而亂色押門守當必藉
身材擊柝防閒良資壯健魯敬家臨海曲稟大海之精靈
地邇江濱得長江之粹氣容儀絕大骨節非常批熊拉虎
之威扛鼎翹關之力馮勤八尺相貌過人虞延十圍英資
出衆置之階陛可以起發朝端列于以宮闈足可以光輝廊廟
昔季布使酒響振於河東樊噲飲卮功高於霸上典韋長
吸身為時傾蔡裔雄聲才堪國用兗麓小失可峻之以刑
書醜醜微愆可懲之以清憲宜漸戒勵未可退還

將軍魯慶諸州租庸多被欺侵賄賂入已始給門牒
船車壅滯進退無由

魯慶位在監門職惟防禦理須孜孜匪懈恭慎小心耿耿恪勤方崇大畧察姦非無隱伏知左道有孤虛上思邛惓之心下戒田仁之失但任土所貢玉帛星繁稅熟貢新糧儲嶽積赤馬之舸萬里連檣青牛之車千艘接軸豈得不遵公法直縱私求故作躊躇專為頡頏鸛綾未入遂高卧而閒閒鳧鎚忽來即傾身而急急贓賄溢室謗訟盈庭外不懼於乘驄內無慚於相鼠待知贓估方可論刑宜更推窮以實裁斷

左右屯衛

五十六條

都留守左右屯衛將軍王林狀稱駕在西京恐有警急請屯兵於宣仁門外以備非常

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聖帝除殘用干戈而肅殺莫不先聲後實轉敗為功就逆命以迎師因不庭而動將五十戰非驢武而窮兵二十七征蓋除兇而剪暴期門七萃列刃以擗鏃衛尉八屯警夜而巡晝王林位參八校職列五營朝檢察於周廬夕嚴更於徼道請於都郭別置屯兵思患預防不虞先備但王者之貨藏之於天下王者之師守之於海外以騎數十振彼威容卧鼓歇鞍示其閒暇豈有置兵城內列騎街中百賊扣門萬夫何用掩扉拒寇終為自死之人入井逃災乃是成埋之鬼虎豹在檻無復施其爪牙鷹鷂處籠何以張其羽翼繫猿廡下求其趨捷之功絆驥庭中責以超驤之用五尺童子尚以為愚三事大

夫若為通許計所請無理告記為宜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強群弓馬超眾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主上股肱是為心膂漢高之得樊噲廓去妖氛曹公之有典韋克寧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荷石投人誰當餘勇越稷門之宇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尚昔子夏喪目猶講授於西河左邱失明亦脩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牧於江濱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大掩小棄短從長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以細類為嫌虹氣連城不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錄小疹何傷既要所須宜依舊定

左右武衛五十七條

將軍任李狀稱於蔚州飛狐口累石川墻灌以鐵汁一勞永逸無北狄之憂

地稱窮髮星應髦頭既號匈奴實為驕子國宜羊馬逐水草以遷居境帶風塵抗沙場而雜處霜寒弓勁虜騎擾於邊庭月滿兵強胡笳匝於荒徼五千深入李陵於是失機十萬橫行李布猶其未許任李忝司武衛謬典戎昭既雷蘭錡之班須委韜鈴之畧昔漢屯上谷未遑中權秦築長城惟聞下策乃欲出塞杜賊閉礮防胡累之以石墻灌之以鐵汁長茲賊氣沮我軍容生敵國之凶頑示中州之懦怯但飛狐險徑與天地而同開度鴈危峯共山河而並立

咽喉塞絕血脉無以通流谿石潢澶汙川澤如何引氣上虧
天道下費人功無益皇威有同兒戲

又請削榷於塞上數千里釘以刺突厥馬蹄斷賊
北道

窮沙逕迤南北千重絕漠蕭條東西萬里豈有釘榷遍地
斷十角之人蹤鐵棊棒插荒刺三邊之馬足未逾數月朽木
先摧不及周年危根遽爛費功庸於北塞人力已殫防寇
賊於南庭馬蹄無損此愚夫之淺計非達士之宏圖未陳
英將之規却被夷人之笑不如命李廣選邳都斷獯鬻之
咽喉截賢王之右臂元甲鏡野朱旗絳天掃雞鹿之妖廓
鯨鯢之稜去而勿逐來而必擒織絲網以障魚張布囊而

待鼠兔遊犬室詎有還期雀入狙叢終無去處上智之筭
此謂攸宜下愚所裁斯為長策

左右領軍衛五十八條

將軍宋敬狀被差防河恐冰合賊過請差州兵上
下數千里推冰庶存通鎮

蠻夷猾夏肇自遐年獯鬻不臣匪惟今日獫狁孔熾太原
稱六月之兵冒頓不恭平城有七朝之弊儒學之士守玉
帛以和親介冑之夫勵金旌而薄伐宋敬身叅八校名班
五戎分銅獸以握兵佩銀龜而按節長驅鹿塞須崇衛霍
之勲直邁龍庭宜建班張之效祇如千尋紫塞遠接天山
萬里黃河遙通瀚海鴈飛霜早擁積雪而埋雲狐聽齋初

跼層冰而裂地浮澌嶽聳詎煩王霸之機累凍天平無勞
宋王之請斯顯河宗肅令風伯中威既夕破而晨凝亦朝
開而暮合

中郎將田海請於舊長城塹東至遼海西至臨洮
各濶十步深三丈並仰審利害

區區病卒遂與造化爭權瑣瑣平人擬共陰陽角戾下泣
添浪為拙已深低身負天在愚何甚匈奴獷俗戎狄獸心
為惡比於豺狼作惡愈於梟獍同夫猛虎饑乃食人類彼
蒼鷹飽則高颺漢施亭猴三邊於是不虞秦列長城四海
由其大亂東漸巨海西至流沙路阻三十六蕃途徑八千
餘里掘三丈之塹下徹九泉濶十步之壕傍通萬嶺鬼兵

是役尚自難全人力所營如何克濟邊夷未損中國已空
非直頓失天心亦復徒傷地脉所請非許無理在知

左右驍衛五十九條

疎勒鎮軍大使左驍衛將田慎名狀稱安西路遠
沙磧極深國家鎮遏甚為勞弊一住十年死亡殆
盡欲益反損請停四鎮

狼望蕭條龍堆莽蕩迤邐白蘭之表迢遞蒼松之外傍通
鬼域遠絕人區綿亘三十六蕃經過數萬餘里公主遠嫁
徒聞黃鵠之歌高昌入朝即動金驢之唱陳湯斬首之烈
遙靖邳支班超定遠之踪俯臨蒲海戍已校尉鎮靜遐荒
都護羗夷招攜異域田慎名參越騎位典戎韜仗節烏壘

之前揚旌絳宵之右不能因利成便躡充國之英規矯制
申功展陳湯之盛績羸師遠入追廣利以長驅煮弩充饑
慕耿恭之無退豈得暫辭艱弊不顧宏圖纔任十年即停
四鎮功無縮地阻境界於邊庭虛奏聞天失威嚴於大國
遂使皇威曠蕩莫漸於流沙聖澤滂沱不行於近蹟區區
炎漢猶拓土以開垣赫赫隆唐擬抽邊而削地誠合解退
以肅朝章所請無端告記為允

郎將侯珪使西域市馬屬磧石乏食遂將齋馬價
糴食以救之並免饑餓御史彈不承制命擅用官
物

大宛之國舊出名駒小月氏郊素宜良馬出陽關而直望

但見平沙歷險固以避征惟多積雪秋風旦慘白日黯而
將昏寒雲夕愁黃塵暗而無色斜衝烏弋直指龜茲踐無
雷之舊墟馳不霜之故地東道之駭仍未交關西廻之兵
輒為凋賑但重人賤畜往哲之嘉猷救死扶危明王之盛
事若適逢兵餓汲黯之擅無傷矯費家資敬聲之狀無捨
柏臺奏劾合寘嚴科棘署論刑更宜推鞠待知的狀方可
量裁

左右率府二條

六十

御史彈東宮每乘牛車微行遊諸寺觀左右清道
元不設儀使殊失禮容所由率丁讓等並請付法
天孫東岳有國之元儲帝子前星通邦之上嗣河海重潤

控玉檻以疏源日月重輪順朱囊而叶度位隆金榜青方
列長子之宮望重銅樓紫極纂承祧之業濟南鳳集天骨
已彰清河蛇蟠靈寶早應丁讓職惟清道務掌干城列羽
衛於瑤山典戎旗於望苑自可畫堂之側肅肅霜戈甲觀
之前森森電戟何得安細針於座上竟未匡毗帶長劍於
街中曾無覺察遂使盤遊無度玩好非宜日遠之對茂聞
星流之瑞徒應昔來小馬尚敢譏嫌今駕大牛深乖典則
所由既不匡正群下竟未上聞虧失朝章理須明法

東宮無事輒發四府兵獵未經奏許所由不言有

虧國法

重離明兩允屬利貞一日三朝實歸仁厚府官等肅承蘭

殿虔奉桂宮識金珎之無歸知玉牀之可惜春弦夏誦之
訓先有常儀冬書秋禮之規非無永範何得不遵彛教專
事荒淫逐迅羽於長林接輕肥於淺草南坡射雉好樂無
厭東門逐兔長驅不已籠山絡野恣盧犬於平原冒雨侵
風縱蒼鷹於廣澤一兵一馬皆奉嚴符乍出乍歸皆憑獻
表進不能諫退不能言虛曠國班謬尸天祿並宜削出審
擇賢才自然鶴禁長清龍居永肅

太廟郊社二條

太廟郊社令朱景方行大祀乃於散齋而弔喪御

史彈付法大理斷官減一等徵銅五斤

大裕之禮列聖之攸先吉禘之儀明王之令典莫不遵崇

祖考敬事神明既申如在之容誠幸起不欽之罰若嚴裡有則赤鴈降於祠宮祭謁無虧白鶴翔於清廟則有輕饗薦黷齋明肅承顧廟虔奉祕宮方行盥滌之規有事宗裡之典龍旂是禱幃革蹌蹌馬信來朝威儀肅肅理須恭敬乃志靜慎其心玉瓚之獻克脩金壘之壽斯薦何得散齋之日迺社之辰周澤之潔無聞荀彧之容先發長驅馬足使過元伯之家頓作驢鳴乃向仲宣之室不恭之罪法有常科失禮之愆宜從明憲官減一等銅坐四斤數外更徵未為通允

二月有事於太社太常博士馮敬有大功喪隱而不論遂以行事付法科罪

社為土主稷是穀神侑以姬周之祖配以烈山之子納錄受圖之哲乘乾執契之君莫不崇上其道肅恭其事夏殷履運仍開松柏之裡漢祖登朝復設枌榆之祭分其玉帛建五色之靈壇薦以牲牢具三清之芳酌八音間發六舞交馳社主亭而呈休明靈歆而降福命三老率百神應瑞雀於青疇掃飛蝗於翠畎則千倉歲積三農之蓄有餘萬庾年登九載之儲斯溢馮敬身居典禮職在秩宗應知六祝之詞頗達六祈之訓帶斯凶服輒入禮宮御史奏彈雖言奉法詳刑結罪須按科條廟享誠則有違社稷元來不禁彈無反坐律許執文枉被疑霜理宜清雪

大樂鼓吹二條

大樂令盧慶狀稱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代異代
不相襲禮請改聖朝樂名大象天下往極為號又
應國姓

古之天子制禮以安人昔者明王作樂以崇德移風易俗
成孝敬而厚人倫快耳娛心感鬼神而通教化調茲六氣
徵主夏而角主春導彼五音宮動脾而商動肺天則不言
而信故奏雲門以祭天地則不動而生故奏咸池以祀地
道則無象而化神則不怒而威故暢之以鐘鼓娛之以絲
竹廉直正誠之響發而人肅恭麤厲猛毅之音生而人剛
健哀思為亡國之典其政凌遲怨怒為亂世之音其風轉
替故詳其律呂師曠知其盛衰察彼軒懸延陵識其興廢

自王澤既竭風雅莫流文侯聽鄭而不寢孔子聞韶而忘
味桑間濮上流宕忘歸下里巴人奔波逐遠聖朝均四暢
調八風聽鳴鳳以和音命飛龍而度曲上通咸夏式隆殷
薦之儀俯定莖英允叶昭容之典歌九序諷六詩聞其音
而聽和省其文而心正盧慶職參樂令匠典倡優履師摯
之前規躡曹褒之後躅以為質文遞變禮樂殊途輒進嘉
名深陳雅楫執大象而天下往其德彌長行大道而海內
和其風載遠命伶倫而討韻雅合夔鐘召荀勗以調聲自
諧牛鐸千童萬舞共朱鴈以齊行八佾九歌將赤蛟而合
節尤禪盛化甚益皇明宜下太常先宣美號

鼓吹令王乾狀稱鼓吹鹵簿國家儀濬器具濫惡

請更改脩製禮部員外崔嵩以府庫尚虛此非急務判停

鳧鐘隱隱隨九變以交馳鼙鼓逢逢和八音而奏間或短
簫橫引朱鷺鏗鏘或長笛手吹紫騮淒切東宮所設殊非
列代之規平閣爰施亦匪先王之制然國家儀著須應禮
經既崇鹵簿之班又惠功臣之錫既為濫惡宜即改脩豈
以藏虛遂云非急有家有國朝章不可暫虧去食去兵禮
樂如何輒廢王乾狀請崔嵩判停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速
令鳩集勿請狐疑
太卜太醫二條
太卜袁綱善卜所言立驗有術士榮儼夜無故被

殺不知頭首使綱筮之竟不知賊處御史彈綱情
有向背而不言付法

楓天棗地觀倚伏於無形方智圓神察幽明於未兆百年
鼠卜尚辨吉凶五德鷄占猶知禍福長安李主不以榮辱
存心蜀郡嚴平不以衣冠介慮袁綱雅望四兆妙達二臣
榮參九筮之班藝審千著之訣東方朔之暗射指掌可知
淳于智之精通毫釐靡失均趙達之迴筮要妙知神比吳
泰之求棋縱橫必中有蛇啣筆立定徽祥有蟻開卦行看
潤澤遺冠於獵所逆見絲辭懸馬鞭於樹間預知貧富
如斯術數實繁有徒榮儼薄解醫方微知小伎遭費禕之
刺客遂殞輕安遇袁盎之讎人俄傾重耳莫知賊首須察

真踪網為研尋竟無的狀將為隱避爰被奏彈理須直守
正途不可偏拘小節何也龜稱聖智不能免宋元之鑽龍
號神明不能曉夏豢之網郭璞洞林之妙竟被嚴誅京房
明易之微終從大戮智有所不察神有所不通即處重刑
恐虧平典

太醫令張仲善處方進藥加三味與古今不同斷
絞不伏云病狀合加此味仰正處分

五情失候多生心腹之災六氣乖宜必動肌膚之疾絕更
生之藥必藉良醫之返魂之香誠資善療張仲業優三代
方極四難非無九折之能實掌萬人之苦郭玉診脉妙識
陰陽文摯觀心巧知方寸仙人董奉之靈杏足愈沉疴羽

客安期之神棗攻茲美疹華佗削胃妙達古今仲景觀腸
譽聞寰宇聖躬述譴謹案名方肅奉龍顏須窮鵠術豈得
不遵古法獨任新情棄俞跗之前規失倉公之舊軌若君
臣相使情理或通若畏惡相刑科條無捨進劾斷絞亦合
甘從處方即依誠為苦屈刑獄之重人命所懸宜更裁決
毋失權衡

太史刻漏 六十四條

太史令杜淹教男私習天文兼有元象器物被劉
建告勘當並實

粵若顛頊命南正以司天昔在帝堯列東宮以賓日履端
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時乃不忒自秦稱金質叨五勝

之宏綱漢起玉雞叶三微之遠度徵洛下命唐都攷大衍
之始終一作心伏羲夢周旦口口口口口步太初之盈縮四營因之式序八
變所以無差五星叶度於上萬物和平於下杜淹位參義
仲聲振子韋覽沮誦之前規遵史談之舊典星聚東井逆
辨休徵月犯少微懸知應變使車已發無違寸景之期御
在莫干不爽分毫之信官居太后夙已上聞宋起真人預
為先覺譙周之論蜀滅杜瓊立之說曹興此列代之攸欽邦
家之要籍淹之少子雅愛其書習張衡之渾儀討陸續之
元象父為太史子學天文堂構無墮家風不墜私家不容
輒畜史局何廢流行准法無辜按宜從記
漏生夜睡不覺失明天曉已後仍少六刻不盡鐘

鼓既晚司官失朝

挈壺所掌司刻成班銅史分曹金徒啓位陰虫成魄恍惚
如神靈蛇吐津希夷若鬼日不藏徃晦明之所莫違月不
爽來寒暑由其順序自三苗亂政五霸任權史官喪紀疇
人廢業孟陬於焉舛候攝提所以乖方五日夜不分六夜無
辨聖朝脩百王之弊政舉千載之頽綱龍首應時雞人合
節大小之候共砌茨以凋榮昏旦之期逐官槐而舒卷二
分二至無虧余遂之蹤大餘小餘允叶容成之度何得漏
生弛慢吐號乖宜朝官顛倒於衣裳街吏失期於鐘鼓齊
君望曉莫聽鐘聲京尹失時空奔馬足漏司乖錯准法論
刑

良醞太官二條 六十五

會期日酒酸良醞署令杜綱添之以灰御史彈綱
綱欸好酒例安灰其味加美不伏科

上稽乾象列酒旗之星下鑿坤儀制酒泉之郡杜康至妙
肇發馨香狄儀精微爰施麴蘖用之於宗廟可以歆享百
神聞之於冠婚可以諧和百姓杜綱名班釀署官列醞司
湏明五齊之規頗解三酒之術十釀之法竟未留心九醞
之方曾無介意雞鳴下醉一作釀蘭香而桂辛鳩集為徵遂棗
酸而梅醋懼貽灾譴密縱奸訛頓下生蠅之灰用添浮蟻
之味遂使聖人賢者變易常滋從事督郵乖違舊性事窮
理盡方啓遁詞觸網掛羅妄稱前例豈得索郎清德橫被

加誣已仰實功枉遭塵點既虧竹葉之術宜從棘木之科

太官丞李休供祭餘胙肉少依問欸稱太常博士
王均每分肉取常多郎中吳爽拔劍割肉而去

在祀與戎國之大事祭公不宿人之常禮班賜神惠多少
先有成規輕媒鬼餘賢聖非無舊識明目疏趾具在常經
剛鬣柔毛備諸彞典李休位靈主守職縮太官雖無負鼎
之功實委操刀之任餘胙肉欠頗有指歸依問欸詞具陳
萌緒為郎中吳爽強割逾豐博士王筠叨分太廣拔劍割
肉媿方朔之能仁詣府退魚謝公休之貞潔匪張華之職
分數粒仍多同諷頗之無厭百斤不足非慙非耻與草狗
而不殊惟暴惟貪共茅鷓而莫別深虧雅躅實蠹名流宜

竄遐荒式清朝列

掌醞珍羞六條

光祿寺卿楊裕狀稱掌醞署令呂建居官清整不邀名譽忠肅奉公未蒙進考

籩豆之事各有司存罇俎之間非無主守陳之郊祀可以接神明用之禮儀可以寧邦國蚘醢醢鴈醢之類百代相因龍醬蟹醬之流千齡不易呂建策名膳府委質庖宮既掌鹿兔醢實司蛟鮓鷓寒四獸之腊罔不留心羊鮓五侯之鯖曾無注意鹿牙之糝馬齒之鹽點以鳳林之醋飲以烏程之茗孟宗遺母猶避嫌疑杜預餉人惟求免罪忠以奉上酌貪水而彌清廉以當官置脂膏而不潤朱文季執心強

直榮位騰遷黃叔度獨守恬虛聲名籍甚不求於物遂被疾於孤醒不屈於人終見排於眾醜楊回三逐盛德宜收張季十年公平可錄理宜甄拔以勗朝班

珍羞令趙慶諸州所進口味割截餉送權門每得

好官眾共談薦名實相反深虧國章趙慶佞媚為姿諂諛成性貪殘不軌獸中之有餓狼輕薄無儀人間之有猥鬼江淮果物荔枝龍眼之珍河濟飴糖米蘖馬鞍之妙石密百花之藥味是蜂調甘瓜五色之香美國疑鶴集豹胎龍脇鳳腊猩唇越俗鳴蟬之稻安定噎鳩之麥趙起雉伏謁宰輔之車前踧踏蛇行拜公卿之馬首諂事賈謚阿附董賢徒有事於苞苴不自親慢於機杼盜家

財而餉家長人路難通偷社酒而勸社神冥途未許鼠竄
求進小人引之以為能狐媚取容君子得之而不貴宜從

斥逐以肅群寮

藉田親蠶六十七條

廩犧令王堯上封事准禮諸侯九推今之刺史古

之諸侯今刺史無藉田處不可以訓農

漢書十志農為有國之基洪範九疇食是生人之命由是

古之聖主躬事三推昔者明王親行萬乘鼙鼓震地鸞輿

動天聳鳳蓋以來雲建龍旂而拂日青壇岳立翠幙煙平

百司於是駭奔三公以之肅事紺轅黛耜克遵應劭之儀

絲耦朱紘允備曹褒之禮周宣王之寢廢自有前議漢文

帝之遵崇斯為后則王堯職參廩署位掌甸師欽承北極

之尊祇奉東郊之典欲使戴夔之詠無替於前脩保介之

容有崇於古訓潘岳創賦備陳執耒之端曹植為文具述

躬耕之美以今之刺史古之諸侯既稱字養之官實曰教

人之首若令沮勸必在躬親此雖識於朝三猶未聞於暮

四祇若壇飛羽爵便為勸稼之方門列春牛即是趨農之

候更施別法於是為煩

皇后親蠶諸侯之小君古者亦有蠶室今廢其事

不可以率下

平土就蠶彰乎曩烈亘山成繭著自前書爰崇黻冕之宜

遂展鞠衣之範暨乎姑洗應律甲乙司辰鳴鳩醉榘之朝

戴勝降桑之日鴛帷就列一十四位導其前鶯服斯臨百
二十官隨其後鑿鑿順動翠蓋鬱其參差鳳轄徐飛翟扇
紛其容裔懿筐是執柔桑是攀勸以女兒之蠶收其園客
之繭三盆事畢可獻之於王公六服功成可陳之於宗廟
昔三王季末五霸凌遲禮樂自出於諸侯征伐不由於天
子遂令列國命婦竊三宮之禮容連伯嬪嬙僭九重之秘
式聖朝八紘同貫四海為家芟徃帝之澆風削前王之弊
政自我作古何禮之拘化俗調吐斯為折中王堯所請理
未通方如愚所裁告記為允

導官句盾六十八條

導官署令姚泰盜用進米二十石上米倍四十五

價次絹估三十價斷絞不伏

務農重穀曠代彝典稅熟貢新經邦之雅訓金不可食輕

瑞銑銳以投龜龜玉不可衣棄和珍而抵鵲一日不作天下受

其饑三載斯盈海內霑其潤磨蠶而耨百谷所以繁滋驅
象而耕三農以之告稔彩雞屢見非無白壤之儀春鳥

口自有黃雲之應姚泰策名列署受委導官專司瑞鵲之

禾實主鳴蟬之稻赤烏集耨冰粟千倉黃雀隨犁秋苗萬

畝五種燕飲頷之粲粒若流珠六月糶糶白之租精如散玉豈

得安定之麥不進中宮長安之米竊留私室刑名極峻法
焉可逃情狀難容死有餘譴但平賊定律必依高估供進
所須宜從極價論次縑則狀當絞坐准

龍筋鳳髓判卷下

徐禎卿庚寅鈔

唐世選士之科不一書判拔萃其尤也張氏斯集自省
 臺寺監以至州縣為題據校本有一題二首三首者僅百而辭章藻麗世莫與比誠
 可謂萬選萬中而士子之當究心者宋洪文敏謂其堆
 垛故實不切于蔽罪議法又謂其純于時格而不逮樂
 天之甲乙判似非至當之論也甲子四月晦日觀沈潤
 卿氏刻本偶書都察院進士丹陽都穆

附錄

唐書列傳節文 見八十六卷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鷺字文成早惠絕倫為兒時
 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
 也紫文鷺鷥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
 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蹇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授
 岐王府參軍八以制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
 參選判策為銓府最員外郎員半千數為公卿稱鷺文辭
 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鷺青錢學士證聖中天官侍郎
 劉竒以鷺及司馬鋌為御史性躁下儻蕩無檢罕為正人
 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鷺多口語訕短

時政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大重得內徙鶩屬文
下筆輒成浮艷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然大行一時
晚進莫不傳記武后時中人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
答曰近自御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新羅日
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終司門員外郎

附錄





